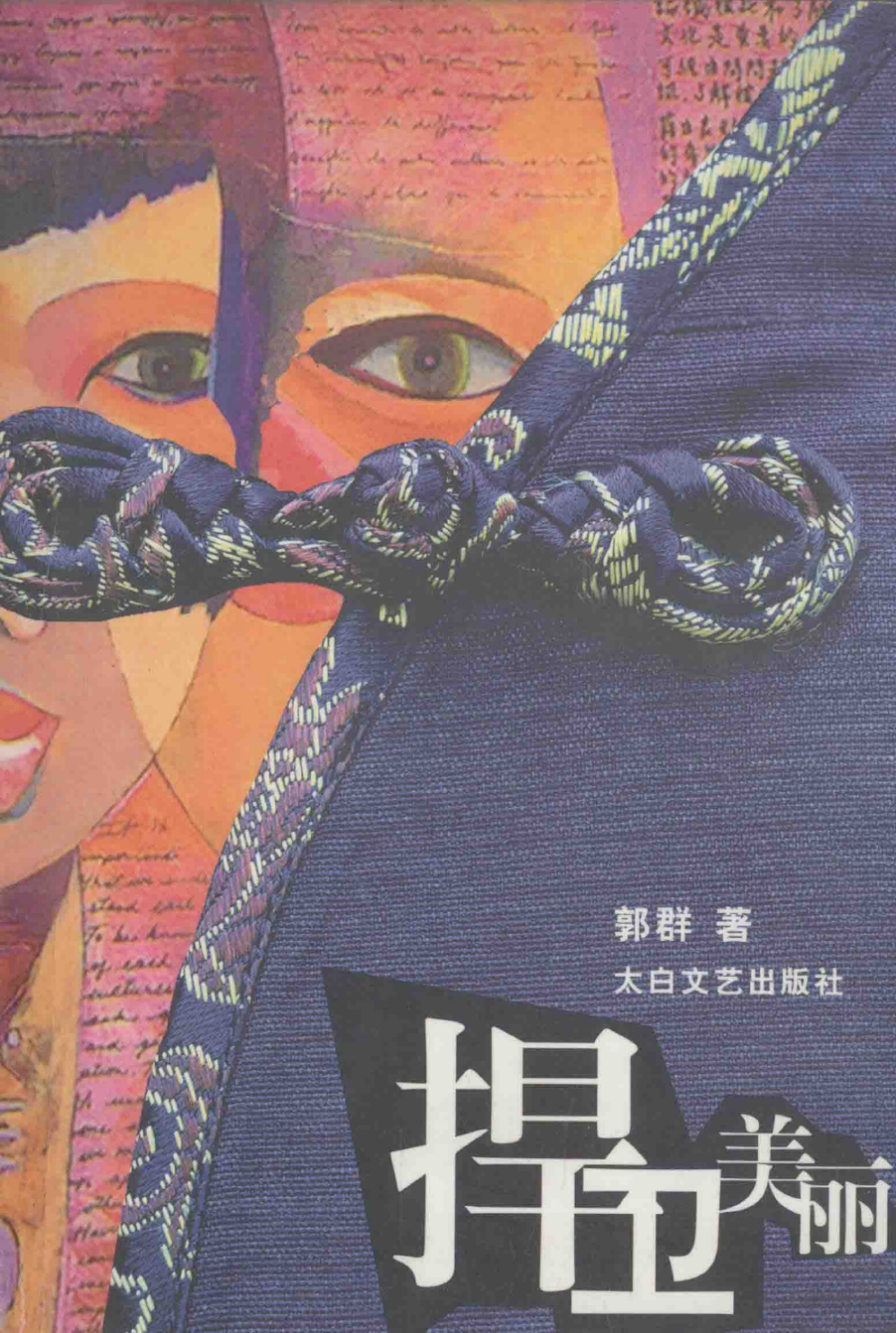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郭群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捏美丽

The background is a complex, abstract illustration. At the top, a large, pale face with a single eye and a small mouth is visible. Below it, there are various symbols and patterns, including a heart, a hand, a bus, and a large eye.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-20th-century modernism or surrealism.

捍卫美丽

太白文艺出版社
郭群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捍卫美丽/郭群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4
(郭群“城”之一)

ISBN7-80680-209-6/I·128

I. 捍... II. 郭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5741 号

捍 卫 美 丽

郭 群 著

出 版 发 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咸阳市印刷厂印刷

规 格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3 字数:290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8000

ISBN7-80680-209-6/I·128

定价:2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凡发现印刷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(邮政编码:712000)

我要告诉你亲爱的读者，没有准备好充分的失望，万勿读这些鸡零狗碎的章节，因为，弄不好你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块碎片
.....

——摘自本书 43 章：我的梦之舟

序 章

异乎寻常的凶案，以血腥与桃色的漫漶浸染，恣情演义着偶然殉难的奇异男女——一位绝色少女和一个成名老律师的所谓艳情故事。但他们不是美丽的吉普赛姑娘和丑陋的敲钟人，更未能成为中国版本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。一切纷纷扬扬的传闻，最终都归落到了某位作家的笔下，变成了他深入描写的事实“根据”和艺术想象的合理“内核”。然而作家一旦进入扑朔迷离的事件背后，却更加意外地骇然发现，那里还“活着”同一张漂亮面孔的三个女人。她们的故事有点像大变活人，讲的是一个少女怎样成为她的妈妈和她的外婆，或者是她的外婆和妈妈怎样变成了少女。至于她们的名字，与其叫做易芬、小丽或王菊英什么，倒不如就通俗地叫做女人或者美人。因为前者代表了生命的真实，而后者则永远是纯情的梦幻与虚构。只是，她们的美丽也和她们故事一样鸡零狗碎，尽是些不可俯拾的残片，所以连作家自己最终也迷失其中而不得要领了。剩下的仅仅是一堆无济于事的激情、空泛无奈的叹息以及杂乱无章的纪录：

他和她，他们一丝不挂，以飘逸和飞翔的姿态，幸福而又安详地躺成了独一无二的“一对”。好像是间无距离的父女爷孙，又极似相濡以沫的热恋情人。衣服散乱在他们四周，云蒸霞蔚般缤纷；而他们身后胶着的鲜血，则喷薄着日出东海的炫目壮丽……

作家说，作为真情的使臣，太阳的骄子，他们再生于旭日的定格，并且将永世伴随。

上部 灰色想象

- 1 章 谎言的女儿 / 3
- 2 章 外婆的故事 / 6
- 3 章 鬼 种 / 9
- 4 章 不当婊子 / 15
- 5 章 饥寒交迫 / 21
- 6 章 我、外婆和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24
- 7 章 春红妓院 / 27
- 8 章 香 香 / 36
- 9 章 外婆的“外公”和任小丛 / 46

中部 红色梦幻

- 10 章 我的第一个梦 / 57
- 11 章 双面狗脸布枕头 / 61
- 12 章 寻找中捡来的故事 / 64
- 13 章 遥远的求爱“信”——捡来的故事一 / 68
- 14 章 曾经沧海——捡来的故事二 / 72
- 15 章 妈妈给她妈妈的信 / 89
- 16 章 想说爱你不容易——捡来的故事三 / 90
- 17 章 妈妈给她妈妈的信 / 102
- 18 章 完蛋了——捡来的故事四 / 103
- 19 章 初恋时其实不懂爱情——捡来的故事五 / 112
- 20 章 妈妈给她妈妈的信 / 123
- 21 章 幸福的小桉树——捡来的故事六 / 124
- 22 章 桥：啊，朋友，再见吧朋友——捡来的故事七 / 131
- 23 章 春寒料峭时——捡来的故事八 / 149
- 24 章 始知相忆深——捡来的故事九 / 163
- 25 章 躲进“天堂”成一统——捡来的故事十 / 163
- 26 章 常丽其人——捡来的故事十一 / 183
- 27 章 妈妈给她妈妈的信 / 1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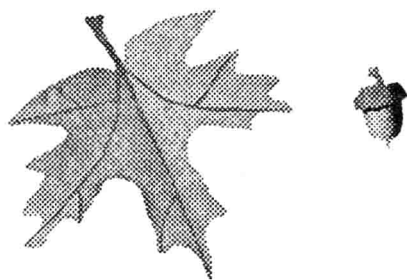
- 28 章 哦,五月——捡来的故事十二 / 196
29 章 官场一只小爬虫——捡来的故事十三 / 163
30 章 古云——捡来的故事十四 / 216
31 章 妈妈给她妈妈的信 / 223
32 章 关于老虎变猫的故事 / 224
33 章 认识高谷 / 228
34 章 如梦重逢——高谷续讲的故事 / 233

下部 杂色空间

- 35 章 我的第二和第三个梦 / 243
36 章 谜一样的王老太——原创故事之一 / 249
37 章 恍入女儿国——原创故事之二 / 260
38 章 一物降一物——原创故事之三 / 267
39 章 房子、妻子、儿子、狗和干儿子
——原创故事之四 / 277
40 章 躁动不宁的夏之夜——原创故事之六 / 292
41 章 找到了外婆家门口 / 299
42 章 我的梦之舟 / 303
43 章 当了一回干儿子——原创故事之六 / 318
44 章 闯进一个疯女人——原创故事之七 / 327
45 章 活剥一张好人皮——原创故事之八 / 341
46 章 金佛——原创故事之九 / 352
47 章 杀人者少女易芬! ——(续)原创故事之十 / 357
48 章 吃法律饭的王老律师
——(续)原创故事之十一 / 365
49 章 你不是我爸爸——(续)原创故事之十二 / 369
50 章 猫变老虎会吃人 / 377
51 章 高谷:玫瑰色的白日梦
——(续)原创故事之十三 / 386
52 章 (易芬)无梦的终结 / 396

上部

灰色想象



1 章

谎言的女儿

有关我父亲是外交官的美丽谎言，从来就是我外婆一口咬定的铁定事实。尽管，从我理解“父亲”的真实含义开始，就自以为是地怀疑上了这种说法的真实性。

但毕竟，这又是一件令人鼓舞的好事。况且，这个从未谋面虚构的父亲，确实不厌其烦，无数次携带我少女天真烂漫的美梦，尽兴游玩，早已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村庄，串门子似的给逛了个遍。我们从亚洲飞到欧洲，又从拉丁美洲飞到大洋洲；毫无疑问，还到了充满神秘色彩和原始蛮荒古风的非洲——这就是我地理知识颇为丰富的根本原因。

后来，我又从外婆嘴里得知，父亲不仅是外交官，还是个一身戎装的武官。于是，这个既是外交官又是军官的父亲，就让我的想象更为疯狂亢奋。我追随他出生入死，南征北战，还像模像样参加了许多虚拟的战斗。毫无例外，父亲都是战事的赢家，同时也是军中的高官。

而且，他因为出使域外，代表国家和军队形象，所以，也无疑是个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既举止有度，又和蔼可亲的标准伟男。

这一点，我倒是确信不疑。

总之，这种对于父亲的假想和猜测，是我出生至今享受到的、全部和唯一的父爱。

至于母亲——唔，对了，那么……我妈妈呢？

是的，我确实不厌其烦，多次发问过我的外婆。这在别的孩子看来，当然是个可笑透顶的问题。有谁还能不知道自己的妈妈？并且，整天苦思冥想，在心里描绘着那张自己认定的、亲切而又美丽的面孔。

可是，外婆却说，而且是突然拉下了脸说：你……你这丫头，胡说个啥？

我至今记得，外婆每每回答我这天经地义的问话，是怎样地惊慌失措！端着簸箩正准备淘米的她，简直像被鬼捏了一把，猛然一抖，白花花的大米，即刻就活蹦乱跳撒了一地。外婆那时便回过头来，像看一只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，冷冰冰的目光迸射出锐利，锥子样歹毒残忍，恶狠狠地戳我一下，直戳得我青苹果般的稚嫩心脏绿血喷发，并且成为恒久不愈的伤疤。

记住，你……没有……妈……

外婆凶神恶煞，一脸结冻的冰霜。

我战栗了。惊悸地，被蛇咬住样蓦然一抖。

外婆，也就在那时变了，变成了她千百遍讲过的童话故事。当然，她无疑是那只装成外婆要吃小孩的狼。

我就在那时，极有远见地想到，总有一天，眼前这个可怕的狼外婆，即使不吃掉我，也会把我给卖掉，换米换盐，换油换糖。要不，我就像一只不堪使用的破碗，被扔到垃圾堆上，任那些拾荒者顺手拎走！

可以想象，我当时是怎样地义愤填膺，又是怎样英勇顽强，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反抗。

不信，不信！我说，你……撒谎……

就是，我怎会没有……妈妈？难道，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难道，我也是孙悟空，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难道……不，不，这不可能。就像一只成熟漂亮的红苹果，却有人说，它并不来自青枝绿叶的梢头。

可是，外婆却坚定不移，一字一句，一本正经地说：这……可、是、真、的。

当然，我拒绝相信。

她的荒谬欺骗和顽固不化，顺理成章地让我不可容忍，并且拳打脚踢，面对我唯一引为亲人的狼外婆，咬牙切齿，发起一阵疯狂而又绝望的挣扎。

骗人，你骗人！我没有妈，你咋会有女儿？还有，我既然没妈，又咋会有个当外交官的、武官爸爸……

那个不堪一击的糟老太婆，显然理屈词穷。她几乎没有一点招架之功，一下子抱紧了我，一任我在她怀里乱踢乱打，乱撕乱咬。这使我脚下那些珍珠样养育着我的亲爱的米粒，无辜罹难，惨遭蹂躏，一颗颗皆成为面目全非的土灰泥丸。而平时，只要我敢掉一粒米在地上，外婆都会在我娇艳可爱的小脸蛋上，毫不心慈手软地赏一记响亮耳光，让我在龇牙咧嘴的同时，铭心刻骨，记一辈子。

可是那天，可怜的狼外婆，一败涂地，彻底输了。

她输得一塌糊涂，既痛哭流涕，又痛不欲生。唯有一个劲搂紧着我，哽咽着说：傻女子哟，你要是真的、想要……就权当我……是你妈吧！

2 章

外婆的故事

信不信由你。算上我那个极可能存在的母亲，我和外婆，我们这三代女人，我发现都缺少名正言顺的“父本”。同时，我确实又一直混淆不清，总是把外婆和她的故事混为一谈。

她呢，也好像成心云山雾海，有意要讲得你真假难辨……

三个女人，从天边走来。她这样说。

为什么是三个女人？我常常听她这样唠叨时就常常这样质疑：也许，是三代女人吧？就如同她和我，还有我并不存在、而其实理应存在的——那个妈妈。

河风峭厉，骤然袭来。她们身不由己地瑟缩，纸人似的颤抖……常常就在这时，我的脑海便浮出那片浑茫的黎明，还有外婆讲的，那三个满怀怨毒的女人。她们无言地走向河边，悄然立成三个高低不等的黑色剪影，还有她们注定是散漫无章的一些故事。

好啦，上船！

外婆说，那是个男人，声音低沉而又粗重，伴着缆船铁链的叮当铿锵，像铁杵捣撞，威严坚硬。

天，还没完全透亮。河边的树木和远处村庄的房舍，全都浸淫

梦幻，在隐约中朦胧。河也浑然，不可视地湍涌。波浪在船舷轻轻拍击，弹拨着久远的凄冷苍凉……

后来，我常常在忆念中想象和谛听，并让那苍茫之声，一次次沉重地撞响浑厚的时空，使那个虚构的时刻，铁样地坚定真实！

走吧走吧！男人显然已不耐烦，不加掩饰地暴露出粗鄙野蛮：你个贱货，让她们走是不走？

他叔……

女人鄙薄的声音，透支着贫困与寒冷，嗫嚅木讷。半天，才吭哧着吐露出内衷的隐忧：不是说好，还给十二个……钱么？

这个女人当然不是外婆。但从始到终，我都一直认为，她一定与外婆有关。问题仅仅是，她，还有她们，究竟是她的什么人而已。

钱，钱！贱货，你不让她们上船，我给你个鸟……

男人的阳刚凶狠和女人的阴柔坚韧，严峻对垒，不动声色。

沉默……

僵持……

三个女人的黑影似乎冻住，凝然不动，定在故事里面，也定在——深深地契进——我的大脑皮层。

男人无奈，兀自将一句粗话和几块梆硬的银元，“咣啷”扔了过去，掷出一声暴骂：B养的母狗……还真难缠！

立刻，便有女人应声，在地上摸索。随即，又有喑哑的嗓门从昏暗里挣扎出来：不，不够，这才八个……

男人恼怒地吼开：妈的，她们上来，再给你不行？！

个头最高的女人迟疑少顷，便开始摇动她秀挺的黑影，轻曼地走近，然后，双腿年轻而又伶俐地抬起——跨上了小船。

船头轻摆，荡出一声苍迈的咳嗽。老艄公问：走吗？

唔，不急！男人下了船，走向岸边一高一低、两个呆立的黑色剪影：贱货，你想变卦？男人如狼似虎，口气刚硬，咄咄逼人：说好搭这个小B崽的，你还想赖？

男人细瘦高挑的黑影，旋即闪动，便将最矮小的女人鸡雏样凌空提起，那“鸡”就咕咕叽叽、呜里哇啦、乱喊乱叫、乱踢乱蹬地挣起命来：我不去！娘……我不去！你打我骂我，给我缠脚都行，我不当……娘子去……

叫声鲜嫩而又凄厉，扯纸般抖响在黎明。

你可以想象，那时，东方正露鱼肚白色。而女人衰弱的声音还在苦苦哀告：他叔，说好，十六个银元嘛，还差，八个……

被鸡样拎上船的小小女人——女孩，嚤嚤地啼哭，哇哇地叫，狠狠地骂：娘，娘啊，你光要钱，不要我吗？娘啊……我不去……不去……

给，给。细瘦男人回头扬手，又一次凶煞地暴吼：你个贱货，给你！

娘啊……

去吧去吧，跟着小姨，混个饱肚子去……

女人无奈的叹息化为混沌的晨雾，弥漫着空洞的天地。男人登上了船，喊：走！

老艄公喘不过气的咳嗽，颠得小船晃动不定。船底，依稀是星星点点的潋潋波影，一闪一闪，泛着微薄的曙色。

女孩儿急了，哭着站了起来，叫了起来：娘，娘哎……

船身顾自颠荡，从容地弃岸而去。

娘哎……我操，你娘……

这一声晋骂石破天惊，也惊世骇俗，差不多让所有听到这故事的人，都要愕然一怔，大为震惊。唯有外婆的讲述，却显得那么平静，波澜不兴。

小船颠荡，依然如故。剧烈地颠荡。颠荡。颠荡。颠荡……

遥远的女人恼羞成怒，有苦难言。隔岸哀叹，也远远地掷过一声骂来：你狗日的，就逃命去吧……鬼种……

3 章

鬼 种

许多年中，她的名字就叫做鬼种。

鬼种究竟是谁？当然不会是外婆。绝对不是。但愿不是！那个鬼种和我外婆，仅仅是在许多年后，都不约而同记着河边那撕心裂肺的黎明，特别是对娘大逆不道的那声叫骂……

一切，全都清晰逼真，历历在目。不用说，也铭心刻骨。

那时她泼命地哭叫、挣扎，弄得小船颠簸不定。而她的手，则被另一双手紧紧地拽着。

鬼种当然记得，拽她的那双手终因过分纤弱，还是没有将她拽住。她抢天呼地，扑跌在狭小的船舱。接着又一跃而起，向船尾奔去。

突然，一只鹰爪大手暴怒地伸过来，揪住了她枣红棉袄的后领。她感觉呼吸窒息，火辣憋气，头脑嗡嗡乱响，眼珠子就要从眼眶进出……

小B养的，放乖一点！要不，老子把你扔到河里面去！

娘……她依然绝望地大叫。回答她的是“啪！”的一记耳光。耳光火灼火燎，烙在她面积狭小的左边脸上。她本能地抬手遮挡。

又一记猝不及防的耳光烫在了她右边脸上！

她一下愣了呆了，麻木了，印象清新地记得，她没脸了。有的，是一种焦糊味道。一种类似烤红薯被撕开皮、被剥下肉的感觉。她咬着牙，使劲儿忍着，在脑海，发狠地记着。

她和外婆都说过：我要记一辈子！

她们说：呀，我没脸了。我的脸被狗日的揭去了，火辣辣地被扇碎了！我操他八辈子先人！我恨他狗日的，恨一切男人，也恨女人，包括娘在内，我恨你们呀，狗日的们……

这邪恶的思想火一样在胸膛燃烧，血一样汹涌在她的脉管，又像种子，在她心中那片恶劣的土地上发芽，成长。以至于在她后来漫长的生活流程之中，随时随地，随便一个日子，它们都会昂首挺胸，迎风怒放出恶的花朵。当然，也结出害的果实。而她，从来不悔，从来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她经常对自己说：我已经没脸没皮了，还有啥可害怕的？

于是，她随口说谎、骗人，把讲假话当成得心应手的本事。当然，还干某些不守妇道的事情，用以报复可恶的被娘出卖的黎明，报复黎明时小船上遭受的空前侮辱——那痛彻心肺的两记耳光！

别……别打，别打她！求求你，别……她还小啊……

小姨终于说话。哑巴样的小姨，就是在她深深地播种仇恨于心底的那一刹那，才嗫嚅出声。她的话像蚊子哼哼，轻飘飘毫无分量。一下，就被冷峭的河风劫掠而去。

她因此对她最爱的人也生出了仇恨。仇恨小姨的软弱，逆来顺受和无能为力。

男人阴阳怪气地得意，骂骂叽叽地撒野：小，哼！婊子……小也是老子拿钱买的。你心疼她……那就替她，多给我赚钱好了！

话音未落，鬼种就被狠狠地操了一把，幸亏小姨接住了她，才没摔倒。

她并没有驯服，但却已无望，只管哀哀地干嚎。她的哭声被河